

《寂寞的畫廊》賞析

吳作橋

《寂寞的畫廊》有著很明顯的對稱之美。

首先是環境描寫的對稱。比如寫「我」到南方教書的校園：

校園的四圍是油綠的大樹，校園的中央是澄明的小池，池旁有一聖母的白色石雕，池裡有個聖母的倒影。穿黑衫的修士們在草坪上靜靜的飄動，天上的白雲在池中靜靜的悠遊。

這裡是兩組對稱式的描寫：聖母的石雕與其倒影，一靜一動；穿黑衫的修士與天上的白雲，一黑一白；一在「飄動」，一在「悠遊」。這種對稱又與錯落和參差相結合，表現了整齊與一致。

寫「我」的居室，作者又一次使用了這種對稱式的句型：

我的房子很像一個花塢 在白天，偶爾有陽光經葉隙穿入是金色的。在夜晚，偶爾有月光經葉隙泄入，是銀色的。

這裡。一寫白天，一寫夜晚；一寫陽光，一寫月光；一是「金色的」，一是「銀色的」。時間的映襯、光體的映襯、色澤的映襯，都是細密而工致得很。筆底吐出一個樹影婆娑，光影穿泄的迷離而幻美的居室。

短文的細節描寫也時而可以覓到這種對稱的筆致。如「我」見了聘他來教書的校長，作者寫道：

我面前是一個紅紅的面龐，掛著寂寞的微笑；是一襲黑黑的衫影，掛著寂寞的白領。

這裡紅與黑的映襯，紅與白的映襯，微笑與寂寞的映襯都是

十分鮮明的。在這樣的映襯中，讓人看到了校長的異樣而別致的風采。

短文的人物設計也具有一種對稱之美。它以校長為中軸線，杜博士與「我」是一個對稱。而這種對稱在時間的框架上表現了作者構圖的匠心；讓那位杜博士來填補昨日框架中的空白，顯出了在人物設計方面的勻稱與和諧，不會給讀者造成一種失衝感或畸形感。

「我」與房東老太太是作者有意苦心經營的一組對稱。老太太有兩個女兒、一個兒子，一個小孫，可是都不常來看她。她對「我」一天收到三封信也羨慕不已。而「我」就不寂寞嗎？不是的：「而樓上，這六七間大房，出出進進的卻只有兩個生物，老太太與我。」如果說，設計杜博士與「我」的對稱是避免了人物設計上的縱向的失衡，那麼，設計老太太與「我」的對稱則是避免了橫向的失衡。這種寫法給人一種人物畫廊對稱的美感。

十八世紀法國著名作家狄德羅說過：「對稱是一種實在美。」因為明顯地使用了對稱手法，所以我們也應當說：《寂寞的畫廊》的意境與筆致堪稱是「實在的美」了。

（引自《台港名家散文精品鑒賞》，春風文藝出版社，1992年12月版）